

(清)

李瀚章 编
李鸿章 校

曾國藩全集



奏稿
奏稿
十八家诗抄
十八家诗抄
经史百家杂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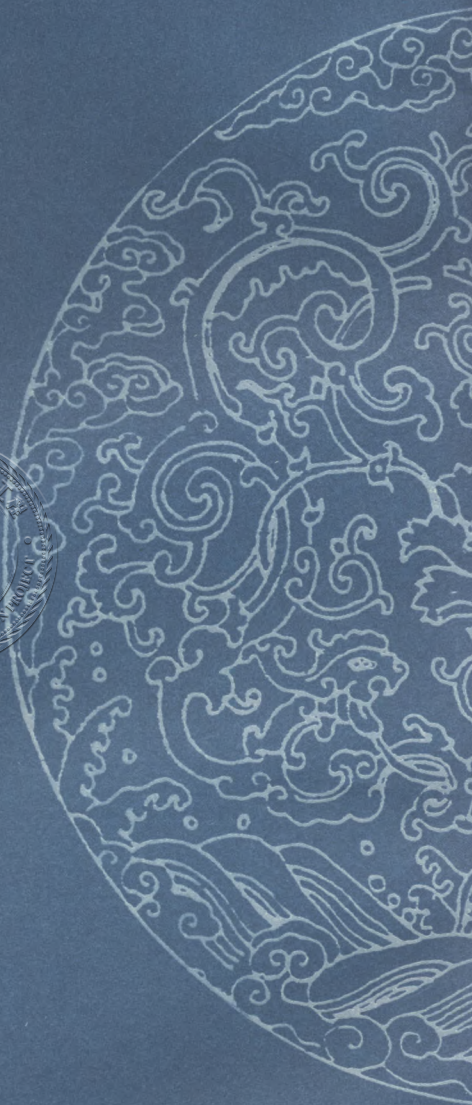
(上) 第一册
(中) 第二册
(下) 第三册
(上) 第四册
(下) 第五册
(上) 第六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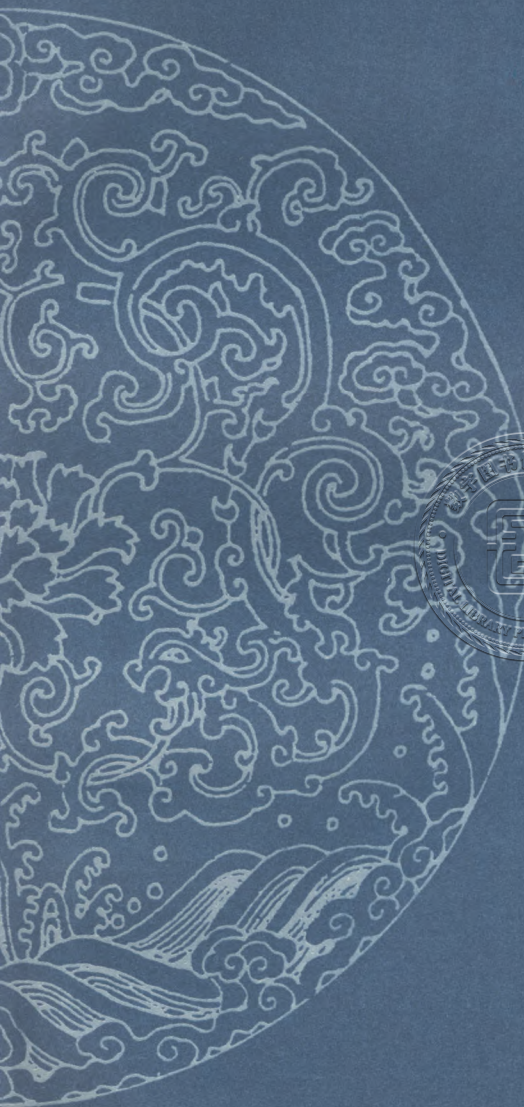
经史百家杂抄
经史百家简编
鸣原堂论文
诗集、文集
批牘
书札



(下) 第七册
(上) 第九册
第八册









曾国藩全集



第十册

书札(下)

● 辽宁民族出版社



曾文正公书札 卷十七

复官中堂

折片稿均读过，情真语挚，浣佩无量！此间舍弟进攻无为州，破泥汊贼垒一座，闻无为城中踞贼甚多，不似前月之空虚。又三河、巢县、芜湖各贼皆可就近来援，殊恐难遽得手。多公进剿庐州，孤军力单，求阁下与希帅拨万余人来，以四、五千守桐、舒二城，以七千人随多公进攻庐郡，庶前敌之兵力既厚，鄂北之门户尤固。六安既不进兵，则霍山亦不必防，专守英山可也。卓裁以为何如？安庆设立总台，承许源源接济，感谢曷浹！目下餉项极窘，深冀大波之津润也。

致李与吾王柱堂黄昌岐

顷闻泥汊口、神塘河先后克复，无为州之贼亦遁，至为欣慰！北岸尽为我所有，则水师之根本愈固。南岸鲁港、三山虽有贼船，或亦不甚足虑。但屡胜之后，最易骄矜，且新营之勇多未见仗者，望三君子加倍小心，专主防守，不遽进剿，选极灵极快舢板二、三号，入裕溪口内察看地势，可进则不妨深进，不可进则速行退出。其大队仍扎白茆嘴等处，切不可同去。盖看地势之船愈少愈好也。淮扬水师，现有三营到安庆，明日当令陈东友、成俞卿赴下游，以厚兵力。

复左季高太常

霆军之骚扰，弟久以为虑！方在盛名之际，虽再三诫饬，春霆即稍儆惕，弁勇皆骄矜不知儆也。该军无方略，不宜远征，其患犹浅；惟无纪律，不宜腹地，其患至深！台麾将移驻广、玉之交，兼顾婺源，自必准乎地势之至当。弟于他军尚不肯遥制，况阁下乎？拟即奏明大纛开府于信州，凡江西之饶州、广信、皖南之徽州、广德各军，皆归阁下节制，即由尊处奏报，庶调度较捷，呼应较灵。自度力可援浙，即由阁下就近派将往援，利则愈打愈远，不利则收回信州，亦可伸缩自如。特此奉商。阁下如以为可，复信一到，敝处一面具奏，尊处一面调发，如昔年公居湖南之幕，剿江西之贼，公家之利知无不为，免致与弟函商于千里以外，动失机宜也。贵军饷项，鄙人刻刻不忘！弟前与少荃、黼堂定丁漕减价章程，漕米每石完三千文，地丁每两完二千四百文，兹将札稿、示稿咨达冰案。黼堂既竭力办减价一案，期于必行，又以贵部欠饷太多，思在广信设法清补，于是函商敝处，请于信漕新章三千之外，再照各县向来头折之数，以钱易银，加收若干。如上饶向来头折五两九钱，今年则收五千九百文，虽较之各府新章增多二千九百，似有向隅之叹，而较之广信旧例，已减四千余文，仍不失旷荡之恩。若果如此办理，于贵军饷项良有裨益。第弟与中丞会衔告示，业将三千定为通例，遍贴各处，信州士民岂无闻见？独增二千九百，不知办得动否？阁下接黼堂信后如何区画，望赐详示！此间舍第一军，由庐江进攻无为州，闻已克复。多公尚未进兵。四眼狗现踞庐郡，分党防守三河。润帅灵柩，闻于二十六日旋湘。此公忧国之诚，进德之猛，好贤之笃，驭将之仁，察吏之严，用兵之奇，理财之精，令人愈思愈恟！昨寄一联，不能道其万一也！

复李辅堂

前奉惠书，论广信漕可略增，尚未裁复，顷又接来缄，知赣饷已截供鲍军，信州之漕向来征收价值较各府几有霄壤之别，今照上饶头折，以钱易银，为五千九百之数，虽比较各府新章不免有向隅之叹，而比较广信旧例，仍不失为旷荡之恩。尊议以此项添济左军，似若可行，惟弟与中丞会衔告示，以三千为通省定章，并无因地制宜之说。广信士民岂无闻见？若前示贴于各郡，而不贴于信属，既恐欲盖而弥彰。若甫贴前示，随又出一增价会示，又虞朝令而夕改。若督抚但出三千减价之示，而左帅另出二千九百增价之示，则恩归本省，而怨归客官，其势尤万不能行。再三筹计，殊无良法。已致函左公，询渠如何区画。相距太远，非两旬不能得其回信，即欲增价二千九百，亦嫌过多，或仿往年南昌之例，三千之外酌增津贴八百，或倍之为一千六百，尚可冀其乐从。如并此而办不动，只好俟诸明年，再行议增。盖今年信州受害最深，既不蠲缓，何忍多求？而示尾本有活笔，明年独增信属，亦自理直而气壮也。如左帅复信以为难行，应请即作罢论。

鲍军冒暑奔驰，宣劳最久，厥功最伟，截赣饷以济之，自是允当。惟此间欠饷太多，前敌诸军新破泥汊等贼垒，克复无为州城，日夜辛劳，务乞鼎力速凑五万金，以济眉急，不胜盼切！

复李希庵中丞

折件读过，贵恙干咳心悸，想系忧劳所致。比稍痊复否？向每谓沉闷非养生所宜，乃以润帅之轩昂豁达，亦复不登中寿，则知命之修短，事之成败，名之显晦，皆有冥冥者主持，吾辈但求大德不甚逾闲，此外政当委心任运，淡泊相遭。阁下劝我宽怀，仆

亦愿阁下旷然自适也。

无为州克复，多军若能进庐州，则三河、巢县似俱不难得手。惜礼堂近日多病，又渐与捻匪、苗练相接，孤军不敢深入。舍弟一军，亦宜不再进。多军既不能直抵庐郡，则鄂军自难往援寿州。应请中堂主稿复奏。国藩曾有两信奉商，非谗也，江北之事本应由揆帅作主也。

复多礼堂都护

顷接复示，知玉体违和，深以为念！阁下积劳太久，虽烈日骤雨之中，每天常行百里、六七十里不等，事事躬亲，苦心经营，以致贵恙稍重。务望抛弃万事，静心调养，以保柱石之身，祷切！祷切！舍弟与水师克复无为州后，又克复运漕镇，该处为金陵与庐州咽喉之地，又为江北聚粮之区，深入贼之腹里，贼必以全力来争。得之不易，守之尤难。舍弟所部仅带八千余人，兵力实太单薄。意欲借拨麾下劲旅二千，代守庐江，不过一两月，仍可拨还归队，尊意以为可否？

与朱云崖

将各事细说一遍，使我一一如目睹，极好！极好！以后望常常如此。勇夫极勤，至有菜出卖，则平日安本分可知。总之，吾辈带兵勇，如父兄带子弟一般，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，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，因嫖赌、洋烟而坏身体，个个学好，人人成材，则兵勇感恩，兵勇之父母、妻子亦感恩矣！

复李希庵中丞

霍山一支，阁下意在必援寿州，力顾大局，甚好！甚好！本日又奉九月十二寄谕，亦饬楚师柱援寿州。目下浙江望敝处救援，寿州望尊处救援。敝处已商请左公，设法援浙。若尊处能拨兵援寿，则外间之疑我楚师但顾私党不顾全局者，或可释然。舍弟会同水师克复无为州、运漕镇二处，皆深入贼之腹地，防守之兵尚嫌其单。多公因病请假，刻难进兵，故援寿之师不能不专望揆帅与阁下派兵也。

介唐果肯为营务处，则英、霍山中转运事宜，渠系熟手，必能办理裕如。揆帅与尊处拨定援寿兵将后，即请挈敝衙会奏，此间不另具折，至恳！至恳！

与唐桂生

操技艺之外，须常常操练队伍。湘勇小操技艺之时多；若多、鲍两军，则大操队伍之时多。又多军于大操时不在校场平地，专择翻山越岭、过沟跳涧之处，如队伍不乱，则真不乱矣。阁下以后操练，宜学多公也。待勇不可太宽。平日规矩宜更整严，庶临阵时，勇心知畏，不敢违令，至嘱！至嘱！

复多都护

贵部以四营守桐，四营守舒，余数十营作援应之师，战守兼资，布置最妥！若分守庐江，以活兵改作呆兵，自不相宜。请即无庸抽拨。闻舍弟即日回省一行，再商调也。寿州不可不救援，苗练不可不剿办，自是江、淮间最要之务。阁下寄希庵书立论精当，

楚师一至，六安不特可解寿州苗逆之围，亦并可寒庐郡群贼之胆。弟与希庵昨有往返二信，抄呈台览。

复官中堂

一、寿州被围紧急，两奉寄谕，令拨兵往援。寿州为长淮关键，本不可失，苗练叛党，尤不可令其得志，自宜急往救援。闻苗逆畏楚师如虎。我兵纵不能直抵寿城，但能进驻六安，苗党必望风遁去。阁下与希帅拨二十三营赴霍山，多都护亦拟派十营助剿，总以直驻六安为妙！一到六安，不特寿州生灵立可保全，即庐郡狗党亦易攻克。请阁下与希帅力筹此举。弟前恐由霍赴六安转运太难，故请鄂中拨一支人进守舒、桐，以便多公腾出全军进攻庐州。今尊处能筹重兵直抵六安，尤为上上之策，不必另拨人来桐、舒矣。

一、淮盐本应由弟认真办理，而现在江路梗塞，实有鞭长莫及之势，故虽接盐政印信，而于鹺务仍不甚厝意。前此厉伯符兄详：殷商等愿领票赴淮买盐，其时弟不甚愿，盖有二层：一则民船不能直穿贼中而过，必须借洋船拖带而行。和约中本有不准洋商运盐一条，今既借彼船以护运，则端自我开。我既引虎入室，彼将垄断独登。其不便一也。敝处所设大通、华阳镇、湖口各厘卡，专以盐为大宗，今欲概行免去，而仅以水师之百斤三文包扫一切，上游则鄂中获利较厚，下游则淮扬完厘如故。独中段免厘，敝处坐失眼前之利。其不便二也，有此二端，弟不敢附和，而又不便谏阻。仅于伯符详中，批飭不许免厘而已。厥后薛中丞亦会敝衙出奏，暗中亦用洋船护运，而外讳其名。弟复金运司安清缄中，亦将此两层剴切言之，云洋船不宜护运，敝处不肯免厘，伊欲请弟商之阁下，将楚、皖各散厘卡归并一处，整完一款，弟亦未之许也。今阁下欲令弟自行专主，不可任他人之为。弟因前此不便之

两层，本不愿专主此事，而下游如袁如都如巴如王诸军，皆极穷苦，既不能代彼筹饷，又焉能禁彼抽厘？斯又不能专主之势也。必待江路大通，庶几利权归一。目下棉力实有不逮，尚希鉴亮！

一、洋人多买民船装载百货，运赴下游，垄断独登，不完厘税，弟令安庆卡员扣留二十船，曾经咨达冰案。昨上海来一兵船，携有英国水师提督顾信一函，词意不逊。弟恐因此极小之事，肇生衅端，即将扣留之船放去。复信亦咨达冰案。民船用洋商旗帜，不完厘金，实于军饷大有妨碍。应请阁下于此事大力挽回。无论洋人或买或雇，但系民船，均须一体完厘。如恭亲王不肯主持此事，亦请阁下设法办理。弟必竭力护助，劳怨均不敢辞。

一、运漕镇既已攻克，则金陵米粮必由之路，已为我截断矣。惜舍弟一军分守六处，不能再行进取，机会可惜！又缺饷太多，欲求尊处再济五万金，不知可否？至恳！至恳！

致官中堂

顷接多都护信，知寿州业被苗逆攻破。六安与寿相距甚近，若为苗逆所得，则不特攻庐之师，防贼横出邀截，且鄂之东北边患无穷。已飞咨尊处拨兵迅援六安，成、蒋、萧三公现已行抵何处？能派一起先达六安否？多公之病，闻尚未痊，即使全愈，此时宜扼舒、桐，以保楚疆，亦不宜遽进庐郡也。舍弟一军分守六处，别无进剿之兵。机会深为可惜！意欲添募新兵数千，替守各城，而腾出现在防兵为进剿之师。舍弟归思极切，因即令回籍自行招募。已于本日起程矣。但求诸将今冬坚守各处，力保无虞耳。

初九日新主登极，外省督抚例有贺表，敝处书吏文卷未到，不谙体式，求将表文格式寄示，仿照办理。

致李希庵中丞

润帅奉旨入乡贤祠，揆帅奏中所请入贤良祠之处，未蒙俞允乎？东征诸军，皆润帅一人维持，朝廷或未深知。箴言书院究尚欠银若干？求查示。鄙意奠仪先尽书院用之。斋房宜宏壮，膏火宜优裕，以慰润公九泉之灵。其次，则分惠胡氏宗族，以补书院之所不逮。又其次，乃归陶夫人及哲嗣私家之用。润帅本有恒产，私用当不至空乏。设有不贍，国藩与阁下暨左、彭诸君从容济助，尚不为迟。揆之润帅先公后私之素志，似以书院为重。阁下以为何如？

致彭雪琴中丞

阁下已拜皖抚之命，在淡泊之高怀，以此若自累损，而此间文武军民，无一不欢欣鼓舞，愿得早睹旌旄为快。闻昨夕宿湖口县，计今日必与九舍弟会晤。诘朝当可握手，近事多称意者，惟润帅人琴俱亡，至今思之，呜咽！首县为阁下预备公馆，恐相隔稍远，不克时时相见。已在敝寓洒扫室屋，迟企德晖，专丁迎迓。

致邓寅阶

小儿辈久坐春风，岁异月新，感荷实深。明岁仍求设帐敝斋，俾儿辈有所成就。至祷！至恳！试帖诗馆阁中所极重。国朝推吴穀人先生为第一名家。其诗无美不备，弟尤爱其咏史诗与七十二候诗。阁下近年为小儿讲解通鉴，请即于通鉴中出题，课试帖诗，三八课期以外，另添一六课期。三八以通鉴题为试帖，仿吴穀人氏咏史之作。一六以写景题为试帖，仿吴氏七十二候之作。二者

并进，则宜古宜今矣。

复李希庵中丞

润帅饰终谕旨至今未准咨到，国藩拜发一疏，略述润帅夔绩，不能再迟矣！袁午帅咨到。九月初二折稿，请阁下速履皖抚之任。国藩本拟俟庐州克复，再疏请大纛东下。而袁公已先我而发，则世人亦未尝无代为陈请者也。雪琴欲具疏，坚辞皖抚一席。仆嘱其待袁公及尊处二折奉到朱谕时，再行定夺。若朝廷先以皖席还之阁下，则雪公辞鄂席易于立言矣。

复黄南坡

舍弟已自安庆启行西旋，计出月初可抵长沙矣。厚庵军门欲提东征局饷，曾在东流与弟说及。弟答以八万恐难猝办，当函商三万之数。渠所部十九营水师，七月间已欠饷半年。渠深为焦灼。自八月以来，弟代为照料新收获港厘卡，每月万余金。又湖北八、九两月，解到五万五千金。十月亦许解全饷，不似前此六、七月之穷苦矣。尊处所议南北两岸，必有一岸属我，乃可转运淮鹺，此至当不易之论。南岸芜湖、东梁、太平、金陵四处，势难遽破。北岸多攻庐州，舍弟攻和州，均有可破之理。无如目下多公患病，舍弟回籍，失此机会。江路难通，可惜！可惜！水师护场、护运，去年保李少荃为运使，曾略及之，与阁下所议差相符合。因少荃未得实缺，江路又常梗阻，至今未得办成。原奏抄呈一览。

致多都护

初六日接到尊函，即飞咨官、李二帅言寿州已失，宜急守六